

新移民与留学生

华侨华人在南欧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呈现、作用与影响：基于西班牙的考察

王子刚 彭楚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西班牙; 中国留学生; 社会网络; 华侨华人

[摘要] 论文以南欧代表性国别西班牙为切入点, 梳理了西班牙中国留学生概况, 并通过对 30 位中国留学生的深度访谈, 探讨了其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呈现、作用与影响, 揭示了华侨华人作为兼具制度嵌入性和文化同源性的中间群体的独特价值。研究发现, 华侨华人在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扮演了多重关键角色: 在学习生活方面, 他们提供实质性支持, 协助解决入学手续、学业难题等; 在经济层面, 通过货币兑换和提供兼职机会缓解留学生的经济压力; 在情感交流中, 成为倾诉对象, 帮助排解孤独情绪, 构建“类家”关系; 在社交活动中, 作为“同行者”和“搭桥者”, 拓展留学生社交圈群, 连接本地社区资源。实证分析表明, 留学生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数量对其留学生活满意度、机会感知以及留在西班牙发展的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8.9; D634.3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25) 03-0043-13

The Presence, Role, and Impact of Chinese Overseas i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Southern Europe: A Case Study of Spain

WANG Zi-gang PENG Chu-we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Key words: Spai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social networks; Chinese Overseas

Abstract: Using Spain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Chinese overseas in the social network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Chinese overseas provide essential support in daily life, help with academic procedures, offer part-time job opportunities, and serve as emotional anchors and social connectors.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 student's network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ir satisfaction, opportunity perception, and willingness to remain in Spain.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diaspora communities as intermediaries with both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cultural affinity, and provides a new lens for understanding overseas student adaptation in host country.

[收稿日期] 2024-12-12; [修回日期] 2025-02-15

[作者简介] 王子刚 (1990—), 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彭楚雯 (1999—), 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班牙语世界华侨华人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联合专项课题 (LHZX202301) 之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三届青年作者论坛评委的意见和点评以及在研究准备工作中李龙翔和薛洪心老师的帮助。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获取更广的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和全方位成长发展机会正成为中国人留学的新动机,留学目的地也日益多样化。其中,以西班牙、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正以其优质的教育资源、高性价比的海外生活及其文化圈群对中国战略意义的不断提升而成为中国学生的新兴留学目的地。然而,与作为传统留学目的地的英语国家或东亚国家相比,更为异质的文化环境也为这一群体带来了更多挑战。正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当地报道与研究中所呈现的,中国留学生往往面临着较大的跨文化适应压力和消极的留学体验。^[1]作为国际人才储备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留学生所面临的跨文化适应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消极体验不仅将制约个体的心理调适与学习效能,还可能造成个体在异国社会的被动边缘化,进而导致其留学实效有限,桥梁潜力也难以释放。

在很大程度上,留学生在旅居国所重建的社会网络对其跨文化适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个体的留学体验和感知。在有关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报道和研究中,来自东道国的“当地同窗”和来自祖籍国的“本国学友”是个体社会网络中被普遍关注的两个联系人群体,围绕二者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作用和影响的讨论尤为丰富。然而,对于兼具东道国制度身份(如国籍或长居)和祖籍国文化身份的华侨华人群体与留学生的关系,学界却鲜有系统讨论。对于身处南欧国家的中国留学生而言,这一群体恰恰是其社会网络中不应被“遗忘”的重要潜在联系对象。近年来,以新移民为主要构成的南欧华侨华人社群规模持续扩大,族裔经济不断突破创新,^[2]社会影响力和呈现度日益增强。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群体对高等教育的逐步重视也提高了其后代进入当地高校的比例,甚至成为子女“大学入学率”最高的移民群体。^[3]这些变化使得留学生与华侨华人社群之间,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都拥有了远较之前更为多元的接触场景和机会,也让后者成为今天南欧国家中国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中应当也亟需关注的社会关系要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南欧代表性国别西班牙为切入点进行考察,试图揭示三个核心问题:西班牙华侨华人在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网络中有着怎样的呈现?他们在个体留学期间的不同情境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如何影响个体的留学体验和感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对国际学生跨文化适应现有理论提供补充,更可为建设海外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支持体系,优化留学体验和实效贡献着眼于海外华侨华人力量的新方案。

一、西班牙中国留学生概况

新中国留学生前往西班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几乎与当代华侨华人向西班牙迁移的浪潮同时发生。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班牙都并非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直至1992年,在西中国学生人数不过104人。^[4]随着中国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国内对西班牙语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增加,这在激发中国人对学习这一语言的重视与兴趣的同时,也使得掌握西班牙语成为了重要的竞争优势。作为一种反馈,90年代下半叶开始,不仅中国国内开设西班牙语专业的高校和在校生人数快速增加,在西班牙中国留学生的规模也稳中有升。^[5]

中国留学生真正大规模抵达西班牙应始于2007年。在这一年,中国举办了“西班牙年”,两国政府不仅共同组织了大量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还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中国学生赴西留学创造了便利。在此后的10余年间,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和伙伴关系的升级,中国同西语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学习西班牙语的人数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高校与西班牙大学的学生交换协议不断扩充,人才市场对高水平、复合外语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赴西留学生人数随之“水涨船高”,出现“爆炸式”增长(图1)。2020年6月,在西中国留学生人数突破1万人,成为西班牙最大的单一国家来源留学

生群体。^① 尽管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这一群体数量一度下降至 2015 年时的水平，但其仍是该国继美国和哥伦比亚后的第三大国际留学生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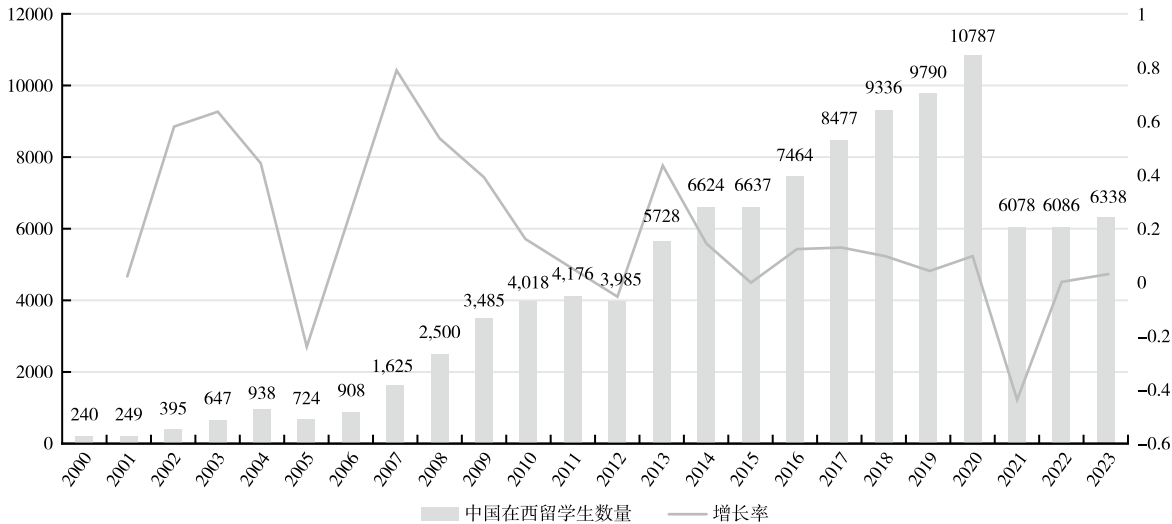


图 1 21 世纪以来西班牙中国留学生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数据来自于西班牙移民局（Secretaría de Estado de Migraciones）。

与西班牙华侨华人来源地构成的单一性不同，赴西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与华侨华人相似，主要集中分布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等城市，公立高校是其主要选择。整体而言，前往西班牙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赴西攻读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约占 90%，其年龄多在 20~29 岁之间，大部分人旅居时间在 1 年以上。^[6] 尽管国内西班牙语专业本科毕业生长期以来是在西留学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英语授课专业的增加与相对宽松的语言要求，近年来非西语专业学生正成为愈发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使得留学生在专业的选择上更为广泛，除了经济、文学和旅游等传统上较为集中的专业以外，理工类专业比例亦有提升。^[7] 然而，与这种多元性相伴的是个体所面临留学生活考验的增加。^[8] 西班牙在地理距离上的遥远和语言文化上的迥异给个体带来了更大的跨文化适应压力。这种压力在学习生活、经济往来、情感沟通和社交活动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构成了西班牙中国留学生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挑战。因此，获取当地社会支持以及适应异国留学生活成为每位旅西中国留学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回顾：跨文化适应中的社会网络

尽管对于“跨文化适应”的定义不同学者并未统一，但学界普遍认为这应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从初期的“冲突”到最终“兼容”或“融入”移居国的连续过程。^[9] 一些经典理论强调其中个体的情感变化与主观策略选择的重要意义。^[10]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移民对不同资源的寻找、调动和利用仍是克服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困难与挑战的关键因素。而其中，移民在东道国的社会网络——包括其新建立的在地社会网络和同母国成员保持的远距离社会网络，都被认为是成功完成跨文化适应过程的重要资源。^[11]

在这里，社会网络强调的是个人、群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因而个人的社会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周遭世界的组成。当移民个体从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时，他们在原籍国习得的

^① 根据西班牙移民局公布数据统计得出，相关数据见：<https://expinterweb.inclusion.gob.es/dynPx/inebase/index.htm?type=pcaxis&path=/Estudiantes/&file=pcaxis&apdes=0>。

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可能在移居社会中被证明是不充分和不适应的。新移民必须获得在新社会中适用的社交技能并建立在地社会联系,重构自己的社会网络以减少自身在移居国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孤立性。^[12]通过社会网络,移民个体与不同联系人之间不断共享着资源和信息,这不仅能拓宽和丰富移民对移居国社会的认知了解,^[13]有时还能在物质和安全上带来保障。^[14]不过,在现有研究看来,不同类别联系人所发挥的作用并非是同质的,譬如,与东道国人民建立联系可以加快个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而与同籍国人员建立密切关系则能够获得安全感和强大的支持网络^[15],尽管这被认为可能对个体的文化适应进程带来消极影响。^[16]除此之外,关系强度也被认为是社会网络功能异质性的来源,而互动频率是衡量关系强度的核心指标。基于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强联系”(Strong Ties)和“弱联系”(Weak Ties):前者指互动稳定且频繁的人际关系,通常提供强大的情感支持和持续性资源;后者则以“点头之交”的低频率互动为特征,但其价值在于能够跨越不同社交圈层,为个体带来通过强联系难以获取的新信息和机会。^[17]

作为有着更为明确目的的当代国际移民,跨国留学生在发生文化穿越时同样需要经历文化适应的过程并面对一系列压力与挑战,即便有的时候这种迁移的距离与时间都较短。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网络依然能够对留学生适应异国学习环境带来显著影响,尤其是同东道国同学建立友谊被认为能够较好地促进个体的留学适应进程、提升学生对异国生活的满意度和留学体验。^[18]具体到中国海外留学生而言,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被认为承受着更多的适应困难、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19]其中,语言文化差异、环境陌生、歧视感知和思乡情感是该群体面对的主要跨文化适应挑战。^[20]尽管现有研究同样关注到了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对此带来的影响,但其分析框架仍多局限于国际学生研究的传统范式——集中于对东道国同窗与本国学友的双向互动考察,尤其在有关南欧国家中国留学生的相关研究中,留学个体与二者的社会关系情况被认为对其跨文化适应和留学体验有关键作用,个体的边缘与沮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难以同东道国学生建立紧密的友谊关系,处于和同籍国留学生的封闭“圈子”之中。^[21]

尽管这些研究所提供的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基于学生群体和“东道国”与“祖籍国”的二分考察也带来了理论“盲点”——其尚未能充分观照海外华侨华人这一中间群体:他们既通过公民身份或长期居留权获得制度性的社会身份,积累了在地化的生存智慧与社会资本,又凭借文化基因的赓续维系着与祖籍国的情感纽带。这种独特的复合型身份使其在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作用与“东道国同窗”或“本国学友”有所不同。然而,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理论简化倾向:在涉及社会网络联系人主体分类时,一些已有研究往往将海外华侨华人群体与同籍国留学生进行同质化处理。这种分类方式不仅忽视了该群体在制度嵌入性、文化适应性方面的显著差异,也遮蔽了其作为联系主体可能产生的不同作用,特别是当留学生面临文化适应困境时。因此,将海外华侨华人区别开来,分析其在留学生跨文化社会网络中的呈现、作用与影响,既有必要性也有重要性。

三、研究设计与操作

本文旨在探究西班牙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呈现、作用与影响。基于对当前赴西中国留学生特点的梳理,我们选取了在西留学至少一年、年龄介于20至29岁之间、正在攻读本科及以上学位的中国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地理范围上,本研究并未加以预先限制,但重点聚焦于中国留学生与华侨华人社群的主要聚居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以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采用了基于半结构访谈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访谈中,研究小组首先采用社会网络测量中常用的“提名法”(Nomination Method),^①要求受访者尽可能多地给出其在留学期间的联络人名单,以从中确定华侨华人联系人在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呈现情况。为此我们

^① 提名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要求受访者列出与其有特定互动的关键联系人,同步记录被提名者属性(如身份、互动频率),构建可量化关系网络。该方法兼顾整体网络结构分析与核心关系识别。

分别询问了受访者在四个常见情境——同时也是跨文化适应中的重要维度，即日常学习生活、经济往来、情感沟通、社交活动中具有较为紧密关系的联系人，并评价其间的关系紧密程度。随后，我们鼓励受访者进一步回忆、描述和分享与不同联系人在西班牙的互动情况，从而尽可能多地收集材料以分析其中华侨华人联系人在不同场景中发挥的作用。最后，我们要求受访者对自己目前在西班牙留学的满意度、机会感知情况和留西发展意愿进行评价。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以之为因变量进行定量分析以实证华侨华人联系人对在西中国留学生体验和感知的影响。为避免对受访者造成可能的诱导或干扰以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并未向受访者强调研究小组对华侨华人的关注或要求其提供华侨华人联系人，所有受访者只需如实报告其目前在西班牙的联系人情况。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招募受访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推荐介绍，最终确定了30名符合条件的中国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样本包括16名男性和14名女性，其中本科生7名、硕士研究生15名、博士研究生8名，平均留学时间为3.3年。受访者分布于西班牙8个城市，其中20人来自中国留学生和西班牙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所有访谈于2024年6月至8月期间以线上一对一的形式完成，每次访谈持续至少一小时，确保每位受访者有充分时间表达对特定主题的看法。本研究严格遵守伦理规范，确保所有参与者在充分了解研究目的后自愿参与，并确认访谈不会对其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一）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呈现

本次所获得的30个样本在西班牙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在7~26人之间。其中，22名受访者提及其与当地华侨华人有着稳定联系，每名受访者拥有的华侨华人联系人数量在1~7人之间，占其社会网络总规模的5%~36.7%，这表明拥有华侨华人联系人在旅西留学生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在一些案例中还是主要构成群体。在关系强度上，近半受访者拥有关系“十分紧密”或“紧密”的华侨华人联系人，这意味着对于在西中国学生而言，其与当地华侨华人联系人之间并非仅存在“弱关系”，“强关系”同样具有普遍性。从关系性质来看，相关联系人与留学生个体所构成的互动社会身份具有多元性，在不同案例中华侨华人联系人可能是留学生的朋友、亲属、伴侣、老师、房东或老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群体与受访者关系的多层次性和广泛性。当我们将不同案例所提供的社会网络进行叠加并突出显示华侨华人联系人时，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群体在旅西留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经济往来、情感沟通和社交活动四个具体情境中的呈现情况（见图2）。

不难发现，华侨华人联系人在四个情境中的呈现情况不尽相同。有更多的受访者表示其在“学习生活”和“经济往来”层面与华侨华人联系人存在稳定互动，其中，老板和房东是对应联系人的主要社会身份，留学生与之保持“强关系”与“弱关系”的情况兼有之。在“社交活动”情境中，以朋友身份出现的华侨华人联系人几乎具有“垄断”地位，他们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稳定且紧密的“强关系”；相比而言，在“情感沟通”方面我们获得的有关华侨华人联系人的报告相对有限，但在所有有关案例中，华侨华人联系人都与受访者保持着稳定且紧密的“强关系”，朋友、情侣和房东是其主要身份构成。

（二）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作用

1. 学习生活：支持者与帮助者

作为一群有着特定旅居意图的国际移民，学业发展是在西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与核心诉求，而日常生活则是其重要的基础准备与校外延伸，在很大程度上，二者一体两面，密不可分，因而“学习生活”也构成了这一群体在海外留学的主要情境。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而言，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是首先需要面对的挑战。一方面，学生需要处理一系列必要的生活问题，如租房、银行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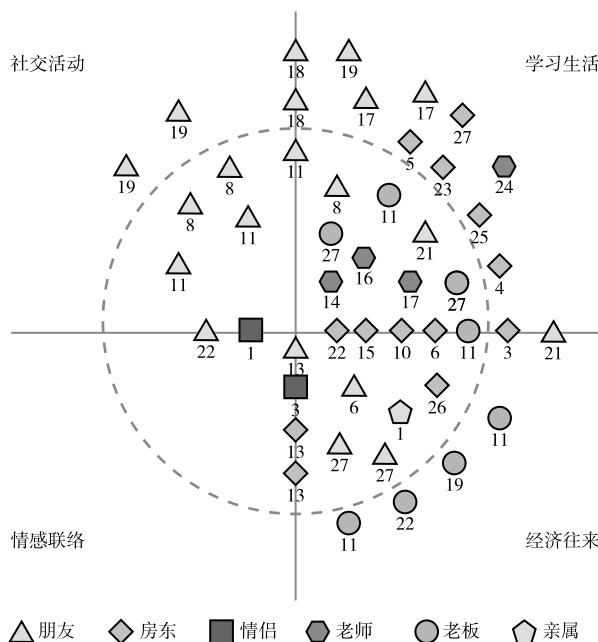


图2 30位旅西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其中，数字代表不同的案例号，虚线圆圈内为“强关系”，外为“弱关系”。“强关系”和“弱关系”主要是根据受访者对同其所报告的华侨华人联系人“关系紧密程度”的打分界定，该题项的取值范围为1—5，其中1为低频偶尔的联系，5为频繁稳定的互动。在本研究中，我们将打分为“4”和“5”的关系界定为“强关系”，“1”“2”和“3”则为“弱关系”。

户、准备居留和入学手续等具体工作，而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逐步了解和熟悉当地的文化、规则与习俗，为在异国学习做好长期准备。这些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而言都构成了压力与困难，尤其在一些方面西班牙社会还存在针对外国人的歧视性政策。^[22]对于这些问题，华侨华人联系人往往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持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与留学生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在交流上更为顺畅，更重要的是其在地具有的物质条件和丰富的在地经验能够为后者提供切实的帮助，这也使得同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联系人进行并保持稳定互动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正如我们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所见，他们既能够为留学生提供居住场所、具体的材料和手续办理、解决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也能向留学生提供自己的经验见解，为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答疑解惑。

“当时来这儿读语言的时候，刚来什么也不懂，他带着我们办各种手续，提高了我在西班牙的生活体验，要不然就是像无头苍蝇，不知道去哪儿弄这些东西，对我的生活帮助很大。到今天我们的来往仍然密切。”（受访者16）

“假期的时候我在一个咖啡店里做咖啡，老板十一二岁就来到这边，算是华侨。这个老板人还是挺好的，会帮我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告诉我哪儿有好处的，告诉我这边有一些手续怎么办理，给我讲一些这边人他们的那种思想或者社会文化方面的东西。”（受访者27）

作为“留学生活”的另一面，也是整个留学生活的重中之重，学业发展是每个留学生的关切所在。然而，正如前人研究所揭示的，西班牙语水平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给学业发展带来了压力。^[23]尽管就读西班牙高校至少需要B2以上的语言水平，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其并不足以完全应对复杂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在不同地区还存在方言授课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所普遍采用的策略相似，旅西留学生之间同样能够形成紧密网络，通过相互协作，共享信息来减轻日常上课压力。然而，这种方式在面对困难问题和复杂作业时便会失效。同时，语言水平的不足与文化差异的壁垒又限制了他们从本地学生处获得解决办法的效率和可能性。随着西班牙

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来,华二代群体在当地大学中的比例不断攀升,^[24]这使得华侨华人同学成为了除本国同学和东道国同学之外中国留学生可以联系与求助的潜在群体:一方面,他们对当地语言文化和教学方式的熟悉能够补足中国留学生的相应能力和信息缺失,以应对课业困难,而另一方面,二者在祖籍国语言文化和体验上的共性往往还能唤起彼此的“同族情谊”从而推动长期支持关系的形成。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华侨华人同学成为留学生在这一情境下的重要联系人,在后者的社会网络中占有重要位置。通过华侨华人同学的帮助和支持,中国留学生能够有效减少学业压力,并在学业中获得更佳成绩。

“我学习上,语言上我可能有问题,我有的听不懂。我们班有当地长大的华侨华人,他们的语言可能好一点,我会去问他们……她是双语家庭。中西语都很好,她还会讲当地的加泰罗尼亚语。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讲中文,我们两个人说话都是加密的在班里,我们关系很好。”(受访者13)

“我们班的同学有华侨,语言比我好得多,在学校也会比较照顾我。有什么不懂的我都会问他们,因为沟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刚开学他跟我主动打招呼说同学你好,我是华侨。后来大家慢慢就熟悉了。就这样我们做了三年的作业,拿的都是高分。”(受访者17)

有时,这种帮助并不仅限于在日常课堂或是作业之中,一些留学生还可能从华侨华人联系人处得到更为重要的支持,为其学业发展甚至是顺利毕业提供了关键助力。

“我的二房东,中国人,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医疗咨询公司。因为我这个硕士是强制实习的,实习要占学分的,之前有段时间我实习一直没有眉目,他说实在不行,到时候他可以帮我,就是开一个实习合同,去他公司实习,可以解决学校这个学分的问题。”(受访者22)

2. 经济往来:便利者与开源者

相比于英美澳加等主要留学目的地,西班牙的生活费和学费都相对较低,而这也是西班牙成为新兴留学目的地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学费作为一笔固定支出一般由家庭承担,留学生本身并不需要为此过多考虑。但在西班牙的生活费作为一笔持续性支出,则往往需要依靠家庭的跨境汇款支持。在本次调研的样本中,不同受访者在西班牙的基本消费在每月600欧元~2000欧元之间,而一旦当月有外出就餐、旅游、聚会或其他活动时,这一费用往往需要上浮20%左右,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汇率走高、西班牙物价大幅上涨,这一费用仍有上升趋势。因此对于很多家庭而言,他们的汇款频次和金额也出现升高。中国国内对于外汇的管理机制和西班牙银行对中国人账户的严格监管甚至区别对待,^[25]使得很多时候来自国内家庭的汇款在面临汇率损失和高昂的手续费之外,到账时间也并不及时。尽管个体仍可以通过信用卡等其他支付工具暂时应对,但这种经济联系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为在西留学生的经济情况带来了压力和不确定性。对大多需要在中国与西班牙之间进行跨国实践或维系跨国关系的西班牙华侨华人而言,其对于两种货币的需求兼具,尤其在涉及小额国际转账、电子支付和缴纳其他中国国内相关费用时,他们同样期待有更为直接和及时的货币兑换方式。这种需求互补使得当地华侨华人愿意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为这一群体提供便利,进行小额的货币兑换或直接以人民币进行经济往来,这不仅为留学生节省了额外支出,还规避了可能存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与社会网络中的当地华侨华人联系获取经济往来上的相关便利成为不少留学生的选择。

“我们那个房东是中国人,付房租转微信就行。我也会找当地的中国人换钱,因为这样的话汇率低一点,他那边愿意换钱好像就是为了不交手续费。他们给的那个汇率很低,就是比正常银行汇率低0.3。反正每次换个1000欧,换完了我就存银行卡里了。”(受访者23)

在这种“各取所需”的即时交换方式之外,华侨华人同样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暂时的资金周转,尽管这并非总是实际发生,但不少留学生提到,若遇短期资金需求,其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往往能够提供便利,而这进一步减少了留学生在经济方面的潜在压力。

“我房东就是在这边的华人,我们一起住,天天见,我要找她借钱肯定没问题。我为什么会这么

说？就是比方说房租，或者是其他费用，她要求时间没那么严，就是房租并不是说每个礼拜前几天必须都交给她。不一定给她欧元，人民币也可以。”（受访者10）

“他从小在马德里生活长大，就那种富家公子哥的感觉，开百元店的。我们关系比较好，有时候手头紧，就会让他先给我垫一下，过两天还给他。”（受访者6）

虽然家庭的支持构成西班牙中国留学生生活费用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对于大多来自工薪家庭的这一群体而言，这种对于父母经济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个体带来心理负担。因此，不少在西留学生期待通过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来补贴已用或是应对额外花销以减少自己和家庭间的经济往来和压力。尽管持有留学生居留被允许有条件地在西班牙进行工作，但这些要求往往难以实现且可能影响学业，因此打零工、做兼职便成为这一群体更为期待的开源方式。然而，对于“人生地不熟”且语言文化仍在不断适应的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往往缺乏相关信息，当地社会所能提供的此类机会也相对有限。而在这方面，社会网络中的当地华侨华人联系人便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强关系”人还是“弱关系”人都能够依托自身资源直接或间接地为留学生推荐兼职机会或信息，甚至为他们提供毕业后的长期工作可能，从而有机会“永久”解决其在西班牙对经济来源的担忧。

“我不是加入了本地华商组织吗？那这个工作资源相对来说就比较丰富了。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一些临时性工作，比如说来了一个某地方旅游的团队，我可以帮他做一些翻译什么的。”（受访者18）

“我房东是华侨，现在我在他那里打工。他家是开酒吧的。他说我以后要是毕不了业或者找不到工作，就跟他干。如果我毕业后想找其他工作的话，他也可以帮我了解。”（受访者6）

“我帮（当地华人老板）运营他餐厅的Instagram、小红书，还帮他设计菜单、更新菜单这些东西。我老板还会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也是华人，让我帮他做携程账号。他们会帮助我找更多的工作，我感觉就是四面八方财。”（受访者11）

3. 情感沟通：陪伴者与筑“家”者

如果说学习生活和经济往来更多地构成了在西留学生对外在客观环境的适应压力，那么在情感沟通层面个体面对的则是来自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困难与挑战。但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旅西中国学生而言，实现情感沟通却远不如在国内时方便顺畅。尽管在情感沟通情境中，得益于发达的社交网络与通讯工具所带来的便捷和即时的联络方式，大多受访者的社会网络仍包含了其在国内的父母、亲属与朋友，但遥远的地理距离与时差让他们难以继续如在国内一样，与这些联系人维持着先前的沟通频率。而且，由于害怕父母担心或打扰朋友工作休息又或是感觉他们无法实际解决问题，个体与他们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所降低，这使得情感沟通情境中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国内联络人所提供的陪伴较为有限。因此，当留学生在西班牙遭遇学业压力、文化冲突等现实困境，并由此衍生出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期待倾诉和沟通时，国内曾经熟悉的联系人往往“远水不解近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个体在西留学时的情感空虚和孤独体验。尽管东道国同学与旅西留学生有着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交集，但情感沟通的重要基础——信任感却难以在二者之间形成，在语言文化的差异下，不少受访者表示难以理解和相信当地人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而言，在中国留学生这一群体之外，个体网络中的华侨华人更能在情感沟通情境下发挥“陪伴者”的作用，倾听留学生的诉求并在沟通中不断排解其负面情绪。在一些受访者看来，他们比起国人言行更为简单纯粹，与西班牙人相比又懂得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准则，这种跨文化特性使得他们成为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在西班牙理想的情感沟通联系人。

“我男朋友是中国国籍但在西班牙长大，父母在这边做生意。一般来说，这边华人的家庭条件都不错。我也有一些女同学找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人不仅特别抠还花心，不会轻易把你看作伴侣，所以我们在西班牙留学也更想找有中国血统的。说实话，在这边留学的话，很孤独。所以他是我情感的一个出口，给我深度的情感陪伴。”（受访者1）

有时,对于当地华侨华人而言,同留学生的沟通同样能够唤起一种对遥远祖籍国的兴趣、感知和想象,对于华人1.5代和二代尤其是如此。作为徘徊在中西之间具有双重身份的“夹缝人”,^[26]他们也期待从来自中国、与自己同根同源的同龄人处获得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双向的“情感奔赴”也进一步加强了留学生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她算是土生土长,平时可能一年回中国一个星期看看爷爷奶奶。我们每个星期都聊,曾经假期一起住了一个星期,关系非常好……她觉得自己也是华人,人单纯,好说话,她也觉得我很好。她说我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关系就很好,给我提供了陪伴和情绪价值。”(受访者19)

“她7岁就移民过来了。她是我在西班牙这边唯一一个比较好的、比较亲密的朋友,一上课我们就聊,下课我们就会微信八卦,她让我没有那么孤独。她融入得很好,就和当地人一样,但想法却很中式,她很想回国发展和体验。她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以后的发展,是否要回到中国。”(受访者13)

在一些案例中,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朋友间的情感陪伴,而是一种更为强烈的情感依托与归属感,这使他们扮演着家人或者“准”家人的角色,为留学生提供了一种与“家”相似的情感支持、慰藉和安全感。作为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场所,“家”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尤为重要,甚至是国人社会取向的首要成分,^[27]因此,对于离家万里的西班牙中国留学生而言,在异国寻找“家”的寄托并试图将之重构并不难以理解。然而,比起单纯的朋友角色而言,在基本的语言文化共通、三观相似的基础之外,“家人”角色所能提供的情感依赖与安全感往往要求扮演者有着较留学生个体更为可靠的能力,而在西华侨华人因其突出的在地经济基础、丰富的跨文化社会经验更可能为中国留学生提供这种依靠,成为他们在西班牙“家”的潜在构筑者。在某种程度上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比起东道国群体和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受访者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更能让他们在西班牙拥有一种“家”的情感体验。

“我的室友是华侨,我们很熟悉,我们的相处模式,其实挺像家人的,就是每天我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出去遛弯儿。这种看似比较平淡的一些东西,其实会加深我们中间的这个羁绊。我和同学会聊一些话题,会关心对方在干什么,但是你不会说你每天吃喝拉撒想跟她见一面这种。她给了我一种家里的感觉,让我每天回家会有盼头。”(受访者22)

“他应该属于侨二代,是温州人。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店铺发展很好。他空余的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我的成长经历是从来没离开过家,但在这里我经常变更住所,每次搬家都是我独自在那里,非常无助,我男朋友会来帮我搬家,他带我出去玩,上次生病还是他开车送我去急诊。他为我提供了情感寄托,也比较稳定。”(受访者3)

“我的房东也是华人,他们是上海移民过来的,两口子对我都特别好。学习上可能帮不了我,但是生活上一些吃喝或者是一些感情问题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建议。和他们在一起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我觉得他们和我的长辈一样。”(受访者13)

4. 社交活动:同行者与搭桥者

在“点对点”的情感沟通和互动之外,寻求并实现“点对面”的社交活动同样是留学生的普遍需求。在我们的样本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曾在国内有着稳定且紧密的线下社交活动“圈子”,但在来到西班牙之后,他们与相关国内联系人的社交活动被动局限在了微信朋友圈、网络游戏、社交媒体等虚拟线上方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原有强关系的相对弱化,从而推动了西班牙留学生在社交活动情境中开始更多地转向在空间、时间上有更多交集的西班牙当地联系人之间。尽管几乎每一位中国留学生都曾有过被西班牙同学邀请去聚餐或“Fiesta”(派对)的经历,但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类活动往往被认为是吵闹、混乱或是无趣的,不少人在尝试一次后便主动减少参与。正是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与社会网络中的中国留学生结伴进行线下活动,成为在西中国留学生更普遍的社交选择。然而,这并非如一些研究所认为的,中国留学生在社会交往圈子方面处于一种封闭的边缘人状态。^[28]事实上,在不少案例中,中国留学生同样与当地华侨华人在社交情

境中存在联系，并在各种各样的线下娱乐活动中形成“搭子”关系，成为不同线下社交活动中的同行者。

“我的那个华人朋友S，他全家都在这边了。他自己买了游艇，我们上次一起和他去海上游玩和钓鱼，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大家玩得都很开心，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受访者30）

“我和华侨室友会一起出去旅游，比如说之前周杰伦在巴黎的演唱会，我们就是从巴塞租了辆车，我们三个人开车去的，就是我、他还有他对象。因为之前我们住一起，后来他家在海边买了个别墅，他就邀请我们，周末去他家做饭、烤肉、游泳什么的。”（受访者22）

“我的社交就是旅游、吃饭、喝酒、蹦迪，还有city walk。J是华侨，我们一起旅游，F和E也都是华二代，一个是做餐馆的，一个是导游兼餐馆老板，我们约着一起打牌。这些朋友都让我觉得很开心。”（受访者11）

在成为中国留学生社交活动中的“同行者”之外，华侨华人联系人还扮演者“搭桥者”的角色。作为两个在移民目的、模式与特征上具有极大差异的群体，在西中国留学生对西班牙华侨华人社群大多知之有限，但在社交活动层面同华侨华人联系人的互动却为留学生带来了进入和了解“华人圈”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应归因于这些华侨华人联系人所占据的正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结构洞”位置，通过他们在线下不同活动中的组织、介绍和引荐，留学生个体往往能够认识新的华侨华人，从而拓展其在当地社会的人脉，扩大其在西班牙华侨华人社会的“朋友圈”，积累新的社会资本。研究显示，在信息和资源提供方面，位置比起关系的强弱而言更为重要。^[29] 在一些案例中我们注意到，在社交活动层面，即使留学生个体与其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只是保持着“弱关系”，但后者依然能发挥“搭桥”作用，将留学生与华侨华人社会连接起来。正是通过在社交活动中与华侨华人联系人的互动，留学生的社会网络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我在一个当地华人打篮球的微信群里，我和华人一块儿玩儿。他们中的一个老组织大家一起活动，我一去打球就都认识了。每次打完球，我们老去一个酒吧，里头都是华人，我们就坐一堆儿，玩儿一会儿。他们老叫我去，就这样我认识了好多华人。”（受访者23）

“我不是参加了这边华商会球队嘛，我和两个华侨关系很好。有一个叫亮哥，他是这个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我们一周联系几次，因为我们每周是有固定的训练时间的。亮哥给我介绍了一些老板让我去工作，他有时候还会搞搞团建，商会里一共200多人，有的就认识了。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和兄弟，也都是我关系网的资源。”（受访者18）

（三）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的影响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在西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往往能够在受访者的学习生活、经济往来、情感沟通和社交活动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为其提供生活学习上的帮助与支持、经济上的便利与机会、情感上的陪伴与依赖和社会活动中的新体验与人脉关系，这些都为中国留学生在西班牙的跨文化适应和留学体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案例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仅与东道国学生建立人际关系能够帮助留学生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提高留学满意度，与当地华侨华人建立稳定的社会往来也能够起到相似的作用。当在西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网络中有着更多华侨华人联系人时，他们对西班牙留学生活的体验会更好，对当地的信息与机会也有更多的了解和把握，在毕业之后选择在西班牙发展也更无“后顾之忧”。

为验证相关假设，我们将个体对西班牙留学生活的满意程度、对当地机会的感知情况和留在西班牙发展的意愿作为因变量，受访者社会网络中的五类主要联系人即在西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西班牙人、其他外国人和国内中国人的数量作为自变量，受访者的年龄、语言水平、性别、学习层次和在西班牙月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了有序逻辑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联系人数量对留学体验与感知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

		西班牙生活满意度	西班牙机会感知度	留居西班牙意愿
性别		-0.496 (-0.404)	5.961 (1.430)	-0.177 (-0.183)
年龄		-0.037 (-0.178)	-0.298 (-0.593)	0.193 (0.924)
西班牙留学时间		0.017 (0.053)	1.604 (1.255)	-0.142 (-0.614)
学习层次		-0.226 (-0.470)	1.076 (1.006)	0.588 (1.423)
语言水平		1.526* (2.009)	-2.732 (-0.948)	0.029 (0.047)
月消费		0.001 (0.694)	-0.011 (-1.442)	-0.001 (-0.568)
联系人 数量	当地华侨华人	0.810* (2.066)	3.605* (1.776)	0.933** (2.518)
	西班牙人	0.118 (0.436)	0.940 (1.127)	0.231 (0.888)
	中国留学生	-0.011 (-0.056)	-0.549 (-1.215)	0.038 (0.217)
	其他外国人	-0.289 (-1.158)	-0.159 (-0.190)	0.307 (0.932)
	国内中国人	-0.029 (-0.133)	-0.281 (-0.591)	-0.492** (-2.166)
似然比检验		$\chi^2(11)=15.639$ p=0.155	$\chi^2(11)=31.197$ p=0.001	$\chi^2(11)=15.376$ p=0.166
McFadden R 方		0.259	0.436	0.234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注：* p<0.1；** p<0.05；括号里面为 z 值。

从表 1 中可以看到，在“留学生活满意度”方面，个体社会网络中当地华侨华人的数量能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当受访者拥有更多华侨华人联系人时，其在西班牙的留学体验越佳。同时，语言水平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体更好的西班牙语水平能够为其带来更高的异国生活满意度。在“西班牙机会感知度”上，“当地华侨华人”是唯一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这表明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华侨华人联系人数量能够正向预测其对西班牙所存在的机会认识。在“留居西班牙意愿”上，“当地华侨华人”和“国内中国人”是唯一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但影响方向不同：前者为正，后者为负。这表明，当个体社会网络中的当地华侨华人联系人越多，其越有意愿留在西班牙发展；而当个体拥有的中国国内联系人越多时，其留在西班牙发展的意愿将下降。

整体而言，该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测，即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当地华侨华人联系人的确可以积极作用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正向影响个体的留学体验、机会感知和留西发展意愿，甚至比起东道国群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等其他类别的联系人而言，华侨华人所发挥的影响更为显著且积极。

五、结语

本文呼应“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南欧留学新兴化的趋势，以南欧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留学目的地之一——西班牙为研究切入点，揭示了西班牙华侨华人社群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的独特价

值。研究发现,作为一支不断壮大的国际移民群体,今天西班牙的中国留学生与当地华侨华人间的互动不局限于现有研究和报道中所体现的“中餐馆”和“百元店”层面,其社会关系也不仅仅是偶然的“萍水相逢”,二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正呈现出更为密集和多元的趋势。

从华侨华人联系人在中国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呈现情况来看,大部分受访者报告了与华侨华人社群成员之间存在稳定的互动关系,并且这些联系广泛存在于留学生旅居该国期间的各种情境之中,其中不少属于高强度的“强联系”。这表明,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华侨华人不仅与留学生存在普遍接触,也在他们的旅居生活中占据了具有稳定性的位置。

通过受访者的陈述,我们发现,华侨华人联系人在不同情境下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习生活中,华侨华人扮演着关键的支持者和帮助者角色,推动了留学生对西班牙社会和环境的不断适应,减少了学业中的困难和压力;在经济往来中,他们为留学生带来钱款往来便利,提供兼职和工作机会,减轻了后者的经济负担;在情感沟通上,他们为留学生提供了情感陪伴与情绪出口,成为其在西班牙“家”的构筑者,提供了精神和内心世界的依赖和安全感;在社交活动中,他们则成为留学生线下各类活动的同行者,在丰富其课余体验的同时还能在社交活动中为个体“搭桥”,为其带来当地社会关系,积累社会资本。总体而言,华侨华人联系人的双重身份属性——制度上的东道国成员与文化上的同籍国成员——既为留学生提供了规避文化冲突的“缓冲带”,也成为他们对接当地社会的“资源池”。他们能够以“同族”身份为留学人员提供情感共鸣与安全感,降低留学生的文化疏离,也能以其对当地规则、资源的深刻认知,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依靠和支持。

从影响实效而言,本研究的实证部分表明,留学生个体社会网络中华侨华人联系人数的多寡能够正向影响其在西班牙的留学生活满意度、当地社会机会感知度和在西班牙发展的意愿,其影响广度与效果均是其他联系人群体并不具备的。这些发现在肯定了华侨华人群体在留学生社会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的同时,也向“东道国同窗主导文化适应”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在今天的南欧国家,华侨华人正成为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传统理论中应当“增补”和重视的重要群体以及推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实践中的重要力量。未来,相关机构可与西班牙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建立联系并探索合作,逐步尝试开展更多面向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举办经验交流会、建立帮助平台社区、组织实习双选会等,从而进一步推动二者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将华侨华人“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跨文化资本转化为教育国际化中的制度化资源,为优化海外留学生支持体系,提升其生活体验、增强留学实效、加速释放中国留学生文化纽带潜能提供支持。

[注释]

- [1] Y. Xueqian, *L'Integrazione Degli Studenti Internazionali Cinesi Nelle Università E Nelle Istituzioni AFAM Italiane: Situazione Attuale E Misure Per Promuoverne L'Integrazione*, Doctoral Thesis, University of Sassari, 2024, pp. 24–84.
- [2] 王子刚:《突破与创新: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华人企业的发展策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高婷珊:《当代意大利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5年。
- [3] 凌锋:《西班牙社会对华人关注度日益提高》,欧华网,2016年10月7日, <http://www.ouhua.info/2016/1007/9146.html>, 2024年8月15日浏览。
- [4] J. Beltrán Antolín, “Más Allá de la Lengua: Estudiantes Chinos en España”, *Jiexi Zhongguo*, Vol.7, 2013.
- [5] J. Beltrán Antolín and A. López Sáiz, “Estudiantes Asiáticos en Cataluña. La Internacionalización de la Educación Superior”, *Documentos CIDOB. Serie Asia*, Vol. 4, 2003.
- [6] 笔者 2024 年 7 月 15 日于北京市对西班牙主要留学中介负责人 ZLS 和 WSS 的访谈。
- [7] L. R. Miguel, “Perfil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Iberchina*, December 2013, https://www.iberchina.org/files/2016/perfil_estudiantes_chinos.pdf, 2024 年 8 月 28 日浏览。
- [8] Y. Zhao, *Observar la Adaptación Transcultural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al Inicio de Estudiar en el Extranjero*, Master's Thesi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019, pp. 25–46.

- [9] G. B. William and Y. Yun Kim,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4, p. 209.
- [10] B. W. John, J. S. Phinney, D. L. Sam, P. Vedder, “Immigrant Youth: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55, No.3, 2006.
- [11] M. B. Adelman,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Suppor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12, No.3, 1988.
- [12] H. Tsung-chi Kenny, A. E. Grant, H. Wei-wei,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s on the Acculturation Behavior of Foreign Students”, *Connections*, Vol.16, No.1, 1993.
- [13] D. Christian, U. Schönberg, J. Stuhler,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Why Do Studies Reach Such Different Resul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30, No.4, 2016.
- [14] C. Margherita and M. Mendola, “Formation of Migrant Networks”,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7, No.2, 2014.
- [15] D. Wong-Rieger and D. Quintana, “Comparative Accultur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and Hispanic Immigrants and Sojourner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18, No.3, 1987; R. S. Lazarus,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the Coping Process*, New York: Mc Graw-Hill, 1966.
- [16] B. J. James, “Social-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Ojibwa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63, No.4, 1961; Theodore D. Graves, “Acculturation, Access, and Alcohol in a Tri - Ethnic Commun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69, No.3-4, 1967.
- [17] M.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8, No.6, 1973.
- [18] B. Hendrickson, D. Rosen, R. K. Aune, “An Analysis of Friendship Networks, Social Connectedness, Homesickness, and Satisfaction Level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35, No.3, 2011.
- [19] G. Zhao, I. Benazizi, E. Ronda-Pérez, J. M. Martínez, J. M. Esteve-Faubel, *Propuestas para la Integración del Alumnado Universitario de Origen Chino a Partir de su Experiencia: Un Estudio Cualitativo en la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Barcelona: Octaedro, 2019, pp. 888-896.
- [20] B. Jieru,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cculturative Stress Scal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SC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Vol.28, No.4, 2016.
- [21] Y. Shang, *Análisis de la Integración Social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las Universidades Madrileña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022, pp. 58-59.
- [22] Y. Shang, *Análisis de la Integración Social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las Universidades Madrileña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022, pp. 52-53.
- [23] W. Gao, *Problemas Académicos en la Adaptación Transcultural de los Estudiantes Chinos en España*. Master’s Thesis. Universidad de Salamanca, 2019.
- [24] 凌锋:《西班牙华人群体影响力日益提高, 融入程度今非昔比》,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网, 2016 年 10 月 9 日, <https://www.gqb.gov.cn/news/2016/1009/40772.shtml>, 2024 年 9 月 10 日浏览。
- [25] Europa Press, “Indignación de la Comunidad China en España por el Bloqueo Indiscriminado de sus Cuentas”, Público, February 2019, <https://www.publico.es/espana/discriminacion-bancaria-indignacion-comunidad-china-espana-bloqueo-indiscriminado-cuentas.html>, 2024 年 9 月 8 日浏览。
- [26] 曾繁强、刘雨溪、王希:《“华二代”: 变“夹缝人”为“架桥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年 6 月 1 日, 第 6 版。
- [27]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本土化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92-94 页。
- [28] 马文琴、杨雨琦、李若涵:《从边缘人到融入——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适应分析》,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2021 年 9 月 13 日, <https://www.sinoss.net/c/2021-09-13/566010.shtml>, 2024 年 8 月 15 日浏览。
- [29] R.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20.

[责任编辑: 孙亚赛]